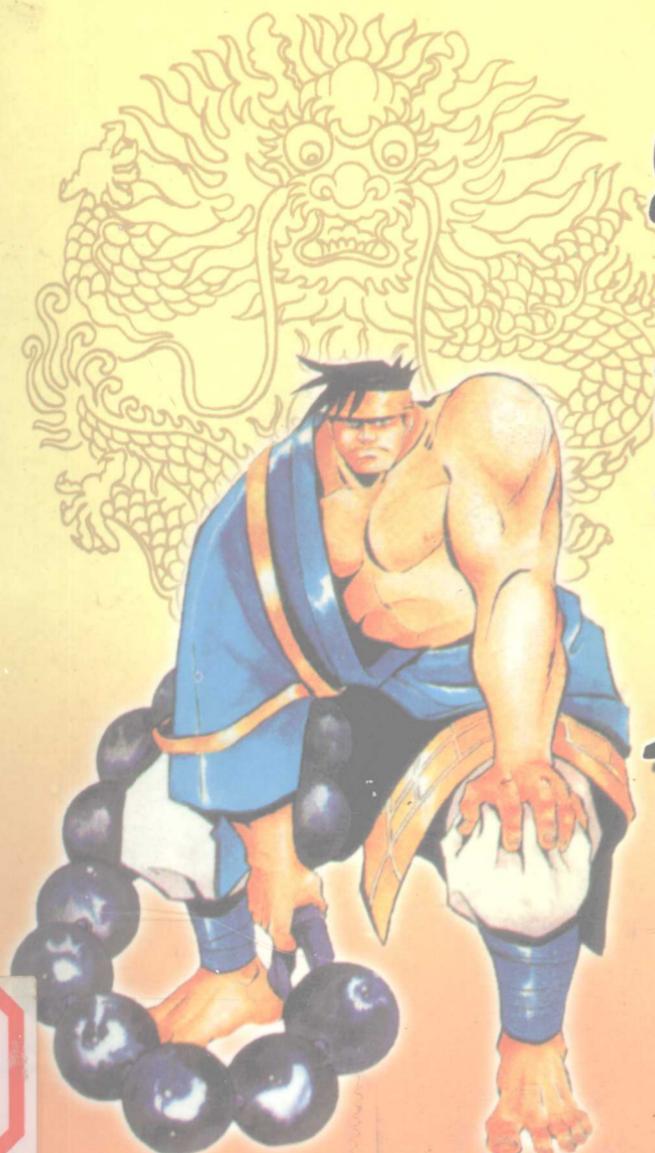


台湾欧阳剑作品集



妙
艷
盟
主

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臺灣·歐陽劍

妙艷盟主

中冊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一章

大约半盏茶时光过去，只见万映霞全身都冒出蒸蒸热气，庞士冲额角上也渗出豆大的汗珠。

又过了半晌，庞士冲才收回手来，交代道：“再放她仰卧下去！”

接着再由怀里掏出一粒绿色丹丸，为万映霞服下。

麦小明带点紧张地问道：

“庞老伯有把握她一定能醒过来？”

庞士冲道：“马上她就会醒过来。”

麦小明如释重负，总算放下心来。

他不但对万映霞放下了心，同时也看出苗素苓确实未受庞士冲虐待，看来庞士冲这位特立独行的怪人，绝非阴天一魔、毒火成全那等黑道人物可比。

庞士冲望望麦小明，再望望苗素苓道：“你们两个分别多日，见了面正该多谈谈，怎么反而显得陌生起来？”

麦小明道：

“只要庞老伯能善待苗姑娘，晚辈也就放心了。上次庞老伯把苗姑娘带走，晚辈险些误会了你老人家。”

庞士冲呵呵笑道：“老夫这一生从未收过弟子，能把她收归门下，该是她的福缘才对。”

麦小明道：“那么晚辈也该谢谢庞老伯了！”

庞士冲两眼一眯，笑道：“你这小子真会说好听的，老夫收了她，你有什么可谢的？”

麦小明正色道：“当初晚辈陷身在阴手一魔的鬼洞府，是苗姑娘救了我，如今苗姑娘能列入您的门墙受艺，以您的绝世武功教导于她，她将来也必能成为一名武功高不可测的女侠，晚辈怎能不为苗姑娘高兴！”

这时的苗素苓早已娇羞满面，芳心中对麦小明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只是当着师父的面不便表示而已。

庞士冲不动声色道：

“老夫早看出你对苓儿十分关心，苓儿也时时惦记着你。既然如此，那就让你们暂时相聚一段时间吧！”

麦小明心中一喜，却又茫然道：“莫非庞老伯也要和晚辈一路同行？”

庞士冲呵呵笑道：“老夫哪有闲工夫陪你同行，我是让苓儿随你同行。”

麦小明哦了声道：“那么晚辈过几天回迷踪谷，苗姑娘是否也要跟去？”

庞士冲道：“当然她也要随你到迷踪谷去。”

麦小明喜道：“那太好啦！”

庞士冲道：

“你别高兴，老夫准她随你到迷踪谷，除了让你们多一点时间相聚外，最主要的，是要她见见她的姐姐。”

“庞老伯也知道苗姑娘的姐姐在迷踪谷？”

“这事苓儿当然早就对老夫讲了，她说她姐姐苗素兰居然做了霍元伽那狗东西的压寨夫人。这事连老夫都透着不解，小

妙艳盟主

子，你一定知道原因吧？”

麦小明苦笑了一下，摇摇头道：

“这事晚辈也莫名其妙，那位苗姑娘真是跟着胡前盟主进入迷踪谷的，对胡前盟主可说忠心不二。

胡前盟主归天后，她和谷前盟主更是情同姐妹，真不知她为什么会变心投向了霍元伽？”

庞士冲默了一默道：

“所以老夫才想到要查明原因，非得苓儿不可。她们是亲姐妹，那位苗姑娘一定会对苓儿说出心里的话。”

麦小明道：

“难得老伯肯为这事放苓姑娘到迷踪谷去，您方才说只是让苓姑娘暂时离开您，那么她以后又到什么地方找您呢？”

庞士冲道：“时间一到，老夫自会设法通知她到什么地方找我，用不着你操心。”

正说到这里，躺在一旁的万映霞已悠悠醒来。

当她看到身旁多了一名怪老人和一名美丽少女，不由微微一愣，但却没说出话来。

不过很快她已认出这名怪老人是长白神叟庞士冲，因为数月前她也曾参加过天台万花宫那次血战，当然也见过庞士冲。

苗素苓连忙亲切地把万映霞扶起。

万映霞四下张望了一阵，似是心有余悸地问道：“阴手一魔那老魔头呢？”

麦小明道：

“被庞老伯打跑啦，你也是庞老伯救的，还不快拜谢他老人家！”

万映霞连忙无限感激的向庞士冲拜了下去。

庞士冲道：“用不着客气，芽儿快快扶万姑娘起来！”

万映霞起身后，望着苗素苓道：“这位姑娘是谁？”

麦小明道：“她就是我对你说过的苗素苓姑娘，也就是咱们迷踪谷那位压寨夫人的亲妹妹。”

万映霞轻哦了一声，急急裣衽施礼道：“原来是苗姑娘，失敬了！”

麦小明道：“苗姑娘现在已是庞老伯的高足，庞老伯已决定让她和我们一起回迷踪谷去。”

万映霞道：“那太好啦！”

庞士冲见万映霞已完全恢复，随即吩咐苗素苓道：“苓儿，你就随他们走吧！时间一到，为师自会设法接你回来，我走啦！”



眼看庞士冲的人影消逝不见，苗素苓才问麦小明和万映霞为什么不在迷踪谷，却来到这里。

麦小明因苗素苓已将跟随自己行动，自然不能隐瞒，当即把要到尼庵的事说了一遍。

由这里到那尼庵，大约只有七、八里路，麦小明依稀仍能记得途径。

麦小明边定边问道：“苗姑娘这些天和庞老伯都到哪里去了。”

苗素苓道：

“这半个多月，随师父走了很多地方，至于是什么地名，
254

我也记不清楚。总之，师父和我一直是马不停蹄地在赶路。”

“庞老伯一定说过东奔西跑的原因吧？”

“他老人家是要找迷踪谷谷前盟主的遗骸。”

“谷前盟主的遗体是在天台山被人盗走的，离这里遥遥数千里，在山西地界怎会找到呢？”

“那我就不明白了。”

“我上次和你分手后，曾遇到一位蒙面黑衣女子，那女子的身体举止，和谷前盟主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我怀疑谷前盟主并没死，这次和万姑娘到那处尼庵，目的不外是希望能找到谷前盟主。”

苗素苓只听得大惑不解道：

“人死不能复活，你们不是明明看到谷前盟主死在天台万花谷吗？而且她的遗体还被师父带着走了十几里路。若她还活着，师父怎会看不出来？”

麦小明吁了口气道：“你说的固然有理，但那晚我所见的黑衣蒙面女子，却太像谷前盟主了，我必须解开这个谜。”

苗素等似是也被引起好奇：

“听说谷前盟主国色天香，美艳天下无双，我早就希望能一睹她的绝世容颜，如果那位黑衣蒙面女子真和她一模一样，见了她也就等于看到谷前盟主了！”

说话间不知不觉已转过两处山脚，再往前便是通往那处尼庵的岔路。

忽听万映霞失声叫道：

“你看前面山脚下不正有位黑衣蒙面女子？一点不假，看她的背影和走路姿态，还真像谷前盟主！”

麦小明急急向前方远处望去，果然那蒙面黑衣女子正是上次夜间所遇酷似谷寒香的女人，当下立即加快脚步道：“咱们快追！”

这时那黑衣蒙面女子与麦小明等人相距大约十几丈远，若施展轻功，几个纵跃便可追上。

但因担心惊动了对方，反而会弄巧成拙，因之，三人只能加快脚步，却不便急起直追。

眼看那黑衣蒙面女子转入岔路，而那岔路又是通往尼庵的必经之路，麦小明不觉暗喜。因为由此不难预料待会儿到了尼庵必有所获，总算不虚此行。

岂知麦小明等三人赶到那条岔路口时，黑衣蒙面女子已经失去踪影。

不过麦小明并未因此失望，因为这条岔路两旁都是丛林，而且又曲曲折折，路在丛林当中，双方只要稍有一点距离，就不易被发现。

于是他放缓脚步道：“不必追了！她一定又到了尼庵。咱们只要找到尼庭，便可找到她。”

万映霞道：“你怎能断定她一定会到尼庵去呢？”

麦小明道：

“我上次来时仔细观察过，这附近除了那处尼庵，并无其他人家，毫无疑问她是往尼庵去了。”

出了丛林，前面便是一片墓地，麦小明想起那晚之事，笑道：“上次我来时是夜里，还特地停下来察看了所有墓碑。”

万映霞一楞道：“察看墓碑做什么？”

麦小明道：

妙艳盟主

“我当时有个奇特想法，竟认为那黑衣蒙面女子是谷前盟主的灵魂出现。看到这片墓地，心想她一定是被人把遗骸带来葬在这里。正好那晚有月亮，便把所有的墓碑仔细察看，看是否有谷前盟主的名字。”

他这番话说来轻松，但听在万映霞和苗素苓耳里，却都有毛骨悚然之感。

麦小明见二人脸色有些不对，连忙又道：

“那是因为当时是夜里，而且那黑衣蒙面女子的人影又是在附近消失的，所以才会想到这方面去。如果是大白天，就不可能有这种想法。”

越过墓地，再走了半里左右，前面山脚下便是那处尼庵。

上次因在夜间，麦小明并未看清尼庵全貌，这次终于看清这座尼庵规模虽不算大，但却古色古香！雅致非常，庵前幽篁修竹，林木掩映，大有超尘出俗之概。

庵门上方的匾额上写着“妙妙庵”三个仿宋大字，仅看这庵名，便显得与众不同。

麦小明等人刚要举步跨进庵门，突见一名十七、八岁的小尼冲了出来，叱道：

“什么人不经通报便要往庵里乱闯？”

出家人竟然如此凶悍，实在出人意料，尤其这小尼唇红齿白，看来十分娇俏，简直令人不相信对人竟是这样疾言厉色。

若依麦小明的性子，早就直冲进去，说不定还要反骂那小尼几句，但现在他却不得不谨慎小心。

一来是他此来有求于人，二来他想到那缁衣老尼的盖世武功，若吵闹起来，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想到这里，连忙抱拳一礼道：“我们是来求见庵主的，因为找不到人通报，不得不直接进来。”

那小尼冷着面孔道：

“我们庵主从不见客，通报也是枉然！”

麦小明陪着小心道：“我们实在是有要紧的事，赶了好几
天路才来到贵庵，务请小师太代我们通报一声！”

那小尼哼了一声道：“你说得虽然好听，可惜不对劲。”

麦小明茫然道：“什么叫不对劲？”

那小尼道：“我们庵主立下的规矩，只准女人进庵、男人
不得入内，你是男人不是？”

麦小明皱了皱眉道：“小师太好眼力，居然看不出在下是
男是女，如果你认为在下是女的，就该放我进去。”

那小尼脸上终于有了笑容，道：

“既然你也是女的，那我就进去通报一声，不过你们先要
告诉我是为什么事而来？”

“我们见了庵主后，自然会主动讲明来意。”

“不成！庵主会先问我，我不能回答不上来。”

麦小明顺口道：“你就说我们和庵主是旧识。”

那小尼道：“那是故人来访了，你们为什么不早说？等着，
我马上进去通报。”

大约过了顿饭工夫，那小尼才走回来道：“随我到精舍来
吧！”

进入庵门，又穿过两道门，那小尼才把三人引入一间禅堂
道：“这是庵里的待客精舍，庵主通常都在这里接待客人。你
们稍候一下，庵主马上就到。”

妙艳盟主

此刻的小尼已显得亲切多了，临走时还特地泡了三杯茶放在茶几上。

这间精舍，窗明几净，布置高雅，果然是佛门清净之地。

麦小明低声交代苗素苓道：“待会儿庵主来了，千万要保持礼貌，表现得越恭敬越好！”

苗素苓带些不解道：

“你一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为什么半个多月不见，就变得这么谨慎小心起来了呢？”

麦小明道：

“你问万姑娘就知道啦。这位庵主前些天到迷踪谷，独力杀退了阴手一魔等五人，挽救了迷踪谷二场大劫。

她的武功之高，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别看我年纪轻，却见过不少当代高人，连刚死不久的天台万花宫主佟公常武功也比不上她。这样一位高人，咱们怎能不对她尊敬。”

苗素苓也听得肃然动容，道：“原来如此，这真是我的荣幸，今天竟有机会瞻仰到这样一位绝世高人。”

正谈话间，那小尼已陪着一位中年女尼缓缓走了进来。

麦小明等人见进来的虽不是那位缁衣老尼，也一起站起身来。

那中年女尼神态十分严肃，一看便知在尼庵中必定也颇有身份地位。

坐定之后，单掌立胸，打了个问讯道：

“三位可是要见贫尼？”

麦小明陪笑道：“晚辈求见的，是贵庵的庵主！”

中年女尼不动声色道：“贫尼便是这里的庵主。”

这使麦小明等三人都不免为之错愕，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中年女尼道：“三位小施主既然要见贫尼，贫尼来了，为什么又不说话？”

麦小明轻咳了一声道：“晚辈们求见的好像不是庵主！”他话出口后，才觉出措词有些可笑。

果然，中年女尼淡淡一笑道：

“小施主真会开玩笑，贫尼主持这座妙妙庵已经好多年了，即使不像，还是要做下去。”

麦小明脸上一热道：“晚辈求见的那位师太，年纪比庵主要大些。”

中年女尼笑道：“贫尼在妙妙庵，年纪已经算不轻了，今年算来已经七十有八，年纪再大些那该是谁呢？”

麦小明、万映霞、苗素苓不觉全为之一怔。

这庵主看来只是个四十左右的中年女子，而且依然面目较好，风姿楚楚，怎会已经是七十八高龄的人？

但对方既是这么说，麦小明等人又不便当面表示异议。

中年女尼再道：“三位小施主可能是认错人了，既然如此，那就请吧！”

接着吩咐那小尼道：“云心，把这三位小施主送出庵去！”

麦小明心头大急，他不能白来一趟，忙道：

“庵主请暂缓下逐客令，晚辈半月前的一个夜晚，曾来过贵庵，明明见到一位老师太在佛堂诵经。而且还和晚辈讲过不少话，晚辈求见的就是她老人家。”

中年女尼摇了摇头道：“妙妙庵没有这样一个人！”

妙艳盟主

麦小明正色道：“晚辈明明在贵庵见到那位老师太，庵主何必坚拒晚辈们的求见！”

中年女尼脸色一变，刚要发作，忽听窗外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道：“静月不必难为他们，为师的见见他们就是了！”

听这声音，正是那缁衣老尼。

麦小明不觉喜出望外。

中年女尼在这刹那，也立刻面现肃容，急急起座恭迎。

缁衣老尼缓缓进入待客精舍，在主位上坐下。

中年女尼连忙上前施礼问安。

麦小明和万映霞也随即上前恭谨无比的行礼致敬。

苗素苓虽是第一次看到缁衣老尼，也随着麦小明和万映霞一起上前拜见。

缁衣老尼湛湛眼神，扫视上麦小明三人一阵道：“你们可是由迷踪谷来的？”

麦小明躬身道：“晚辈们正是由迷踪谷来的。”

他因苗素苓是随同而来，因之并未做个别引见。

缁衣老尼不动声色道：“三位施主老远来到妙妙庵，不知为了何事？”

麦小明道：“上次老师太挽救了迷踪谷一场大劫，晚辈们特地来向老师大致谢！”

缁衣老尼脸色一变道：

“可是绿林盟主霍元伽要你们来的？”

麦小明道：

“不，是晚辈们三人自己来的。晚辈知道老师太不愿外人来打扰清修，所以不曾告诉任何人你老人家住在妙妙庵。”

缁衣老尼冷笑道：“可是她们两位姑娘就知道了！”

麦小明道：“晚辈可以保证，她们两位不会再告诉别人。”

缁衣老尼哼了声道：

“上次你来时，贫尼明明交代过不准对任何人透露妙妙庵的事，那时只有你一人知道，现在却已变成了三人知道，你还保证个什么？”

麦小明不觉羞愧满面，顿了顿道：

“晚辈是因上次老师太曾说过妙妙庵不准男人进来，所以才想到带她们两位姑娘同行。”

缁衣老尼叱道：“强词夺理，那你为什么要带两个来？”

麦小明道：“晚辈不敢欺瞒，这位苗姑娘是在路上与晚辈相遇，晚辈不能丢下她不管。”

“好吧！算你有理，既然是为谢我而来，现在你们已经当面谢过了，就该走了。”

“晚辈还另有一件事相求老师太。”

“又有什么事？”

“仍是上次前来贵庵的事，那位黑衣蒙面女子究竟是谁？”

缁衣老尼瞬息间脸色变了几变道：“你为什么老是要问这件事？妙妙庵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

麦小明道：“晚辈方才来时，在路上又曾遇见她。”

苗素苓和万映霞也同声道：“晚辈们方才也亲眼见到！”

缁衣老尼冷冷笑道：“就算你们遇见这样一个人，又怎能断定她必在妙妙庵：你们可曾亲眼见到她进入妙妙庵？”

麦小明被问得有些难以答话，顿了顿道：“这附近四下并无人家，除了妙妙庵，她不可能到别处去。”

妙艳盟主

缁衣老尼道：“又是强词夺理。她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妙庵来？难道她就不能是到深山里去？”

麦小明哦了声道：“她到深山做什么？”

缁衣老尼道：“孤魂野鬼，当然要遁迹深山。如果贫尼所料不差，她很可能就在前面那片墓地里。”

麦小明只觉脑子里“嗡”的一声，似乎连头也大了很多，两眼直盯着缁衣老尼道：“老师太说这话今晚辈不解。”

缁衣老尼道：

“实话对你们说吧，贫尼近月以来，也曾遇到这样一个女人。”

麦小明迫不及待地问道：

“真的？老师太可曾与她讲过话？”

缁衣老尼摇头道：

“她的装扮异于常人，贫尼当然希望能查明她的底细。可惜当贫尼每次走近她时，她就忽然消失不见。”

“老师太都在什么地方见到她？”

“前面那片墓地。”

麦小明不禁打了个寒噤道：“莫非那黑衣蒙面女子果真是鬼？”

缁衣老尼道：“有这种可能，因为据说那墓地里新近埋葬了一个女人。”

“那女人是否就是迷踪谷的谷前盟主？”

“贫尼并不清楚她是谁。”

“那一定是谷前盟主，老师太可知道是哪座新坟？”

“那片墓地里新坟很多，贫尼就是要问，也无从问起。”

麦小明呆了半晌，却又自言自语道：

“不可能！那黑衣蒙面女子不可能是鬼！”

缁衣老尼道：“你怎知她不是鬼？”

麦小明道：

“鬼都是在夜间出现，可是晚辈们方才见到她却是白天。
更何况上次她还和晚辈讲了不少话，鬼哪有和人讲话的道理？”

缁衣老尼神态十分安详，缓缓道：

“这就很难讲了。为了让你们相信，贫尼决心把你们留在
这里住上一晚！”

麦小明茫然道：“老师太准备让晚辈们相信什么？”

缁衣老尼道：

“那黑衣蒙面女子几乎每晚必在墓地出现，今晚贫尼决定
亲自带你们去看看，不过你们必须遵照贫尼的规定行事。”

“老师太有什么规定？”

“在贫尼未带你们到墓地之前，你们不可擅自前去。”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们白天前去打扰，晚上她可能就出来了。”

“晚辈们一定遵命！”

缁衣老尼起身离座，吩咐那中年女尼静月道：“把前面的
待客精舍整理出两间，招待他们三位，我要回房去了。”

麦小明等三人目送缁衣老尼出了这间精舍，才听静月道：

“三位小施主随我来！”

过了两道月洞门，又回到前面庵门附近。

就在庵门内侧的左方，有一栋三间精舍，中间一间是小客
厅，左右两间是卧室。

妙艳盟主

静月把三人领进小客厅，交代随同前来的那小尼道：“云心，这三位小施主就由你负责招待，我走了！”

她走出门去，却又止步回身道：“贫尼也有一个规定，三位小施主务必遵守！”

麦小明道：“庵主有话只管吩咐。”

静月道：

“在家师未带三位到墓地前，三位不得擅出庵门，当然更不得往庵内其他地方乱闯。否则若闯出祸来，连贫尼也难以担待。”

静月庵主走后，云心小尼随即泡上茶来，然后，也迳自离去。

这时尚不到正午，离天黑还有大半日时间，麦小明等三人困在精舍内不准出去，实在是件不舒服的事，那滋味简直和进囚牢一样。

万映霞道：

“我看这座妙妙庵里，必是有什么秘密，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禁忌。”

苗素苓道：“是啊，可是她们的规定，咱们又不能不听。”

麦小明这时反而十分沉着，坐在那里只顾喝茶，并未开口说话。

只听万映霞道：“麦小侠和苗姑娘可相信世上有鬼？”

苗素苓道：“我虽没见过鬼，但却知道有扮神弄鬼的。”

万映霞道：“今晚老师太带咱们到墓地去，可不可能也是事先布置好，有人在那里扮神弄鬼？”

苗素苓皱眉道：“这就很难说了；只要看得准，即使有人